

四川红军长征遗迹考古调查取得重要成果 填补夹金山长征实物考古空白

9月2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四川省文物局获悉,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开展的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遗迹专项考古调查工作圆满收官,并取得系列重要阶段性成果。据介绍,本次调查首次形成闭环完整的雪山行军考古实证链条,填补了红军翻越夹金山系统实物考古资料空白,为长征史精细化考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坚实科学支撑。

历时9个月专项考古调查 创新建立四位一体四重互证调查体系

夹金山地处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交界,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4000米以上大雪山,素有“长征第一雪山”之称。红军将士不畏严寒、奋勇攀登,以钢铁意志突破雪山天险,谱写了长征史上攻坚克难、不怕牺牲的壮丽史诗,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革命遗迹和精神财富,是长征精神重要物质载体。

夹金山因高海拔、地形险峻、冻融风化强烈,遗存分散隐蔽。长期以来,相关研究多依赖文献记载与口述回忆,缺少系统田野考古实证,行军具体路线、驻停点位等史实细节缺乏实物佐证,成为长征史研究的突出短板,制约了长征文物的精细化保护与红色文化的深度阐释。2025年11月至2026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多次联合多方力量,组建专项调查团队,启动对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遗迹的专



考古工作者在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遗迹专项考古调查工作现场。
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考古调查。

针对高寒山地线性革命遗存保存特征,调查团队打破传统单一文史考证模式,创新建立“文献考证、田野勘察、口述访谈、GIS(地理信息系统)地理空间配准”四位一体、四重互证调查体系,配套设立时空一致性、遗存关联性、逻辑合理性三项标准化核验准则,推动文献史料、实物遗存、民间记忆、地理空间数据多维度交叉互证。

调查团队对夹金山全域红军长征遗迹开展全覆盖、地毯式考古调查摸排,调查范围覆盖宝兴县硃砂乡、小金县达维镇等核心片区,重点聚焦红军行军雪山古道、宿营遗址、战斗遗迹等核心区域。

同时,团队系统梳理红军长征原始电文、指战员战地日记、将帅回忆录、地方史志等多元史料,精准梳理红军翻越夹金山的准确时间节点、完整行军序列、阶段性驻停点位等核心史实信息,搭建起完整、严谨、权威的雪山行军宏观时空史实框架,划定约20平方公里核心调查范围,该范围涵盖了红军翻越夹金山的上山、下山及会师衔接路段,完整覆盖了红军在夹金山区域的主要活动轨迹。

打破无考古实物实证研究困境 搭建夹金山长征空间数据库

调查探明,红军翻越夹金山行军线路总里程约25.3千米,根据行军道路遗存保

存现状,可划分三级共17段道路;新发现包括军事战斗类、简易宿营类、临时驻留类在内的12处红军时期重要遗址;通过地表采集,获取到红军翻越时期的遗物标本190余件(套),包括武器装备类、生活用具类。而此次调查获取的实物发现,打破了长期以来夹金山长征遗迹无考古实物实证的研究困境,为雪山行军史实的精准考证、细节补证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考古资料。

调查同步开展规范化口述史料采集,本次调查采用规范化、科学化的口述史料采集方法,聚焦夹金山沿线世代居住的原住民、长期深耕地方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红军长征亲历者后代、本土文史工作者等核心群体,开展系统性、分层级的口述史料采集与整理工作。

同时,调查依托GIS技术搭建夹金山长征地理空间数据库,将史料时间节点、考古遗存点位、口述历史场景完成地理配准,实现行军轨迹复原、行军节奏测算,推动长征史实考证由文字定性向空间定量、可视化研究转型。

下一步,考古机构将持续整理考古调查资料,完善文物档案,深化多学科研究,推动本次调查成果服务革命文物保护展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让雪山之上的长征历史,通过考古实证得到更加鲜活、真实的传承弘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聚焦2026 北京文化论坛

四川大学教授霍巍:

非常好的样本 是与世界展开文明互鉴 三星堆-金沙

9月23日,2026北京文化论坛现场,古蜀文明“双子星”的亮相,成为了现场的焦点之一。在“三星堆-金沙与周边文化交流”专业沙龙中,四川大学文科一级教授、杰出教授霍巍以《世界青铜文明体系中三星堆-金沙的历史贡献》为题展开了主旨分享。

分享结束后,霍巍在接受采访时补充道:“三星堆-金沙既是古蜀先民的辉煌创造,也是中华青铜文明中的突出代表;同时,它是与世界展开文明互鉴的非常好的样本。”

三星堆-金沙考古发现 为理解中华文明增添新注解

霍巍讲到,如果将青铜器与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可以将整个欧亚大陆原生形态的青铜文明划分为三个最为主要的、更大时空范围内的文化系统,即:西方青铜文明系统、欧亚大陆北部草原青铜文明系统、东方青铜文明系统。其中,东方青铜文明系统主要指亚洲东部古代以中国中原地区为代表的夏、商、周青铜文明系统。

而东方青铜文明系统有三个特性:技术上采用多块陶范组铸铸造法、观念上政治与宗教功能十分显著、商周青铜器与资源控制体系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而三星堆-金沙青铜器的出土,使得对于东方青铜文明体系的传统认识彻底改观。

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体现了高超的范铸技术和大型铸件的生产能力;它又与中原商文明大致同期,打破了“中原中心论”的旧有认知,重塑了东亚文明的格局。但是,这并不说明三星堆-金沙遗址是完全独立的文明。就目前研



9月23日,霍巍以《世界青铜文明体系中三星堆-金沙的历史贡献》为题作分享。
图据活动方

究成果来看,无论是金杖还是青铜神坛这类的器物,都与三星堆-金沙的祭祀活动有关,属于东方青铜文明体系中沟通天地这类介于“人神之间”行为活动的遗存。而红玉髓珠的来源、丝绸的出现,则是区域文化交流的铁证。

这些考古证据,既说明了三星堆-金沙所代表的青铜文明与中原夏商周礼制高度一致,又为理解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的注解:它系统保存了文献所载却实物无征的祭祀场景与用器,为理解上古巫祝、巫术提供生动实证。由此看来,三星堆-金沙所代表的青铜文明不仅是独立发展的区域性青铜文明典范,也是长江上游文明杰作和中华文明多元结构的关键支柱。“三星堆-金沙的考古发现,是全球史上

挑战传统历史叙事的一场革命性的发现。”霍巍总结道。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多元一体 体现在古蜀与中原、周边文明的联系

在专业沙龙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志岩公布了系列多学科考古研究新突破。“这些新成果都展现出了今天沙龙的主题,证明了三星堆-金沙是一个多元交流的大系统。”

在霍巍看来,这些新成果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通过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可以看到三星堆人跟当时中国的许多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三星堆青铜器既采用了范铸法,也创造性地运用了“芯骨一条形芯撑联用技术”,制作好比青铜神树树枝这样弯曲、细长的青铜器部件。这也是目前全国最早使用芯骨和条形芯撑技术的案例。

霍巍补充解释,不仅是三星堆的青铜工艺与长江中游地区及中原殷墟存在相似特征,铸造青铜器所用的原料,既可能通过远程交换和贸易获得,也可能来自中原王朝的赏赐。“在技术、原材料,甚至是工匠层面,都可见双向交流的痕迹。”这说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多元一体,正体现在古蜀文明与中原及周边文明之间广泛而深入的联系之中。

“如果从世界范围内的青铜文明来看,三星堆-金沙遗址无疑是东亚青铜文明体系中杰出的代表。”霍巍说。三星堆-金沙遗址所代表的青铜文明,既体现了中原青铜文明中最为重要的礼制意义,又因其创造性地吸收和改造,“记录”了《楚辞》《山海经》等书中所描述的神灵与祭祀的世界。“这些内容,之前都没有在考古实物中发现。在这一点上,三星堆提供了全新的样本。”霍巍说,“三星堆-金沙既是古蜀先民的辉煌创造,也是中华青铜文明中的突出代表;同时,它还是同世界展开文明互鉴的非常好的样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2025年10月30日,游客在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参观青铜神树。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